

## 第五回 攜嬌娃外室慶生辰 遇奸徒長江遭陷害

話分兩頭，不提岑公子女子安居蔣家。且說江南六合縣荻浦地方是個臨江去處。有一老秀士姓許名繡，字俊卿，原是書香舊家，妻房金氏已經病故，年已五十有六，並無子嗣，祇生一女。因生他前一夜夫妻夢見下了一庭香雪，因此取名‘雪姐’，年方十五，生得輕盈窈窕，美慧異常。父親開館訓蒙，他也自小隨學，一經誦讀，過目不忘。許俊卿因中年喪偶，家業淡薄，也就不思再娶，祇望招個女婿養老終身。原有個老家人殷勤，卻是祖父手裏的人，到俊卿時已是三輩，幫家料理，歷練老成，因此當做親人看待，已經病故。留下老婦林氏，就是女兒乳母，自金氏亡後，就像母女一般相伴過日。他有一子名叫殷勇，自小膂力過人，且生得狀貌魁梧，剛猛非常，卻是欺強扶弱、憤抱不平。俊卿因自己無子，原有意要承繼他為子，也曾在他母子面前說過，卻因林媪現在稱呼不便，是以蹉跎未就。雪姐自小就與他兄妹相稱。及到了十四五歲上，俊卿一來為家計淡薄，二來看他不象個念書本的樣子，惟恐他在家惹事，因他有個胞叔殷儻在京口開張雜貨生意，卻是個謹厚的人。因此就叫跟他叔子在外邊學習生理，將來好為度日之計。這殷勇雖然猛烈異常，卻天性至孝，一年也五七次回家，帶些東西來看望母親、雪妹。

這許俊卿岳家就在觀音門外居住，祇隔二十來里江面，若遇順風，片時可到。岳父金公已故，祇有岳母並妻舅金振玉夫妻兩口。這金振玉也是舊族人家。他有一堂叔金璉，是個一榜候選知縣，卻在城裏居住。金振玉家祇靠幾畝祖父留下的田產過日。其時是岳母的七十整壽，許俊卿備了幾樣壽禮，預先一日留下林嫂看家，他同了女兒僱船渡江來與岳母拜壽。船到了岸，俊卿攜了壽禮同女兒緩步行來，不上半里路就到了金家。金振玉正在門首，看見姐夫同甥女到來心中甚喜，遂迎上前來，一同到家，直進內室。這金婆婆見了女婿同著外孫女來與他拜壽，歡喜之至。父女先見過了常禮，然後把壽禮呈上。金振玉道：“姊夫來了就是，何必又費禮物！”俊卿道：“岳母古稀大壽，不過聊表孝敬之意，自己至親，諒不嫌褻。”當下收過了禮，就擺上現成酒餚款待。俊卿就借花獻佛，滿斟一杯，請岳母上坐，先磕頭暖壽。金婆婆不肯坐，一手接了酒杯，雪姐在傍邊攙扶住了，金振玉陪著姊夫叩了四叩起來，郎舅們又見過了禮。然後，雪姐與外祖母叩了壽，又與母舅、舅母叩過方纔就坐。這金大娘子見過禮，就往裏面料理去了。

這裏至親相聚，飲酒中間不過敘些家常事物。金振玉道：“明日未免有些親友鄰里來拜壽，姊夫正好與我陪陪陪待。”當下郎舅二人先喫了飯，就同到外面來商辦明日之事。這裏邊金大娘子就出來陪雪姐喫飯，對雪姐笑道：“外甥女幾時不見，竟長成了好像個美人兒，明朝須要選個才貌雙全的郎君纔配得過。”把個雪姐羞的要不得。老婆婆道：“正是呢！須要尋個書香舊族，有才有貌，又要有品行的纔好。我這個外孫女兒是不肯輕許人的。”大家說說笑笑，容易到晚。又喫過了晚酒，俊卿就在外邊套間安歇，雪姐與外祖母同睡。一宿無話。次日，大家一早起來，就有廚司進門。盥洗畢，堂前燒香點燭，家中先拜了壽，就料理待客酒席。當日也有好些拜壽的親友鄰里，俊卿一一代為收發禮帖，接送陪待。整整忙了一日，直到起更時才得散席。裏邊也有幾位拜壽的女眷們，見了雪姐無不稱讚，也到晚間才散。他叔子金璉因不在家，差老家人送了一分大干禮來，也留他酒飯賞使，早打發去了。又過了一宵，次日許俊卿因家中無人，用過早飯就進來與女兒說：“外婆、舅母諒來不肯放你就回去的，你且在這裏住下，我先回去，過幾日再來領你。”老婆婆還要留女婿再住一天，俊卿道：“家中祇有那老媽子在家，諸事不便；況且教了這幾個學生，不便長放館的。”當下作辭起身。金振玉也款留不住，就送到江邊。適遇便船，俊卿作辭上船，正值順風，不及半時已到家了。轉眼間不覺又過了十餘日。這日，許俊卿掛女兒，因自己有事，不得過江，打發林嫂去接女兒回來。這林媽媽是時常往來的，就搭著便船前往金家，金家婆媳又留住了兩天。這日金振玉原要自己送甥女過江，適因他叔子打發家人來請去說話，他一者原叫家中再留甥女住幾天，二者知林嫂是時常往來的，因此不以為事。誰想金振玉去了，雪姐恐父親獨自在家掛念，連早飯也等不得喫，祇喫了幾個點心，同林媽一定要拜辭起身回家。婆媳再留他不住，祇得一同送出門外來。老婆婆道：“若沒有便船，就可轉來。”雪姐與林嫂一邊答應，已是去了。婆媳兩個看他轉了鸞才轉身，心中甚是快快不捨。這雪姐與林媽，千不合萬不合要回來，也是冤家相遇，數莫能逃。

卻說這江邊有一船戶姓江名濤，排行第七，綽號混江鯨，生得黑瘦長身，兩臂有數百斤膂力，又且伶牙俐齒專會騙人。現在弟兄五個。江大、江三已死。那江二綽號分水牛，更是兇勇；江四叫做穿山甲；江五綽號就地滾，娶妻郎氏賽花，與江七和娘一同居住，這郎賽花原是槍棒教師的女兒，頗有幾分姿色，且有一身出色的武藝；那江六叫做青草蛇，俱非良善之輩，常與盜賊合伙，且暗喫海俸，作倭寇線索，原是中洋村人。這對江儀真口有個財主，姓曹名壯，字偉如，年方四十，家私巨富，是個二府前程。娶妻尤氏，悍妒非常，成親二十年來並不曾生育，又不許男人娶妾，略有看得過的婢女亦不許容留近身。這曹偉如亦無如奈何；其時因選了直隸廣平府同知，原不要帶家眷赴任，以便署中娶妾。這尤氏卻比他更滑，早已猜著他心事，偏要一同赴任。曹偉如曾暗託一個表兄龔監生在外邊相看人家女子，冀圖帶往任所，又恐不合己意，必要親自過目。因此，常有媒婆載著人家女子到龔家來相看，也曾坐過這江七的船隻，故江七知道曹家娶妾之事；無如看過幾個，總不合式。

這日適值林嫂同著雪姐到江頭來搭船，江七一眼覷定雪姐好個標緻人物，因想曹二府若看見這個女子，再無相不中的。心中計較，便迎上前來道：“媽媽是要僱船的麼？”這林媽看這船戶似覺有些面善，好像是熟識的，因答道：“正是，要到荻浦去的。”江七道：“恰好我的船正要到荻浦去，載客是順便的。請先上船，我到市上去買壺茶就來開船。”林媽看見船中無人，又是個便船，心下甚喜，便道：“你要多少船錢？”江七道：“這是順便的船，不拘你老人家給幾十文錢就是了，時常往來，再不計較。”林媽道：“如此甚好，竟與你五十文錢就是了，但不許再搭別人。你去買了茶就來開船。”江七口中答應，就往船中取了一把瓦茶壺，又往艙板下摸了一個包兒，上岸去了。原來這金家住居離江頭不遠，祇轉一個灣，卻是個小去處，不比得大碼頭人多眼眾，況且天色甚早，岸邊並無一人。當時林媽同雪姐先下了船，坐不多時，見船家一手提著茶壺，一手拿著一個荷葉包兒，託著十幾個熱饅頭下船來，道：“老媽媽與這位小姐起身得早，到荻浦有二十來里路，恐一時風水不便到得遲了，因買幾個饅頭來，肚裏餓了，好當點心。”林媽道：“這倒算得是，我們若喫了，還你錢就是了。”江七道：“媽媽莫說還錢，這兩個點心我還請得起。這壺茶是現泡的松蘿茶，艙板上有茶鍾，可趁熱喫一杯。”一邊說話，一邊解纜，慢慢的把船蕩開，兩眼睜著船中問道：“你老人家尊姓？我一時卻忘記了，好像時常在這裏往來的。”林媽道：“便是我姓殷，這個是荻浦許相公的姑娘，這裏金家是他娘舅，因來與外祖母拜壽，住了好幾天，今朝才回去的。”江七隨口答道：“原來是許相公的姑娘，這裏金相公我都熟識，時常坐我的船往來的。”一面說話，這林媽見饅頭還是熱的，且早起所喫點

心不多，見有熱茶，就取茶鍾篩了一鍾與雪姐道：“你趁熱，點心再喫兩個，省得停會肚飢，冷了不好喫。”雪姐道：“干娘也喫兩個，一般還他錢就是了。”當下不合兩人各喫了三個饅頭、兩鍾熱茶，不及片時，便都頭旋眼眩，齊齊倒在艙裏。這江七瞧見倒了，便把船頭掉轉，一直往上流頭搖了去。

原來江七看見他兩個來僱船時就起不良，他船中藏有迷人之藥，方纔進艙取茶壺時，就將此藥拿去暗放入茶壺內。將他兩個放翻，就要搖回家去，因此用力往上流頭搖到黃天蕩裏來，卻是個茫茫蕩蕩、四周望不見崖岸的去處。心下想道：這注買賣是他自己尋上門的，若留了這老婆人便有妨礙，不若結果了他，這小女子不怕他不跟我上路。算計已定，遂進艙來，將林媪輕輕提起，四顧無人，往江心裏一拋，“撲通”一聲，已無影響，便將船一直搖往中洋村家裏來，已離荻浦有百十里遠近。正是：

陽間失卻嬌娃伴，地下新添冤鬼魂。

但人心雖如此險惡，天理恐未必相容。畢竟不知雪姐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前回寫一蔣士奇，為朋友中添多少顏色，增多少義氣。此回敘許、金兩家，又是一種親親情誼，都是家常話、情分語。我何幸連日得讀此兩回書，卻胸中郁抑盡釋。其敘雪姐失事，於有意無意間隱隱躍躍，一路寫去，真敘事妙品，至寫尤氏悍妒，卻為雪保全，俱極意經營處。

---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